

文档信息

宋書
059 / 100
35 段 7462 字
247 种 460 个标注
繁体中文

列傳第十九 宋書 059 卷五十九

[標] 沈約

史部 / 正史 / 二十四史 / 宋書 / 059 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

本篇关键词

纪年	元嘉十五年[438] 1	元嘉十一年[434] 1	孝建二年[455] 1	大明元年[457] 1	元嘉十九年[442] 1
	大明二年[458] 1	元嘉二十七年[450] 1	大明七年[463] 1		
地点	彭城 12	歷城 3	蕭城 3		
人物	智淵 16	義恭 13	義宣 10	張暢 4	尚之 4
	太祖 4	顏竣 4	何偃 3		
文官	長史 14	太尉 10	主簿 8	侍中 7	太子中庶子 6
	尚書 6	司空 4	南郡太守 3		
武官	隊主 4	記室參軍 3	都督 3		
其他	世祖 23	駱駝 4	琵琶 2		

←058 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

目錄

060 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→

0 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

- 殷淳^ㄊ 張暢^ㄊ 何偃^ㄊ 江智淵^ㄊ
- 殷淳^ㄊ字粹遠，陳郡^ㄊ長平人也。曾祖^ㄊ融，祖允，並晉太常^ㄊ。父穆，以和謹致稱，歷顯官，自五兵尚書^ㄊ為高祖^ㄊ相國左長史^ㄊ。及受禪，轉散騎常侍^ㄊ，國子祭酒^ㄊ，復為五兵尚書^ㄊ，吳郡太守^ㄊ。太祖^ㄊ即位，為金紫光祿大夫^ㄊ，領竟陵王^ㄊ師，遷護軍^ㄊ，又遷特進^ㄊ、右光祿大夫^ㄊ，領始興王^ㄊ師。元嘉十五年^ㄊ卒官，時年六十，諡曰元子。
- 淳少好學，有美名。少帝^ㄊ景平初，為祕書郎^ㄊ，衡陽王^ㄊ文學，祕書丞^ㄊ，中書^ㄊ黃門侍郎^ㄊ。淳居黃門^ㄊ為清切，下直應留下省，以父老特聽還家。高簡寡慾，早有清尚，愛好文義，未嘗違捨。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，行於世。元嘉十一年^ㄊ卒，時年三十二，朝廷痛惜之。
- 子孚，有父風。世祖^ㄊ大明末，為始興相。官至尚書吏部郎^ㄊ，順帝^ㄊ撫軍長史^ㄊ。
- 淳弟冲字希遠，歷中書^ㄊ黃門郎^ㄊ，坐議事不當免。復為太子中庶子^ㄊ，尚書吏部郎^ㄊ，御史中丞^ㄊ，有司直^ㄊ之稱。出為吳興太守^ㄊ，入為度支尚書^ㄊ。元凶妃即淳女，而冲在東宮^ㄊ為劭所知遇，劭弑立，以為侍中^ㄊ、護軍^ㄊ，遷司隸校尉^ㄊ。冲有學義文辭，劭使為尚書^ㄊ符，罪狀世祖^ㄊ，亦為劭盡力。世祖^ㄊ剋京邑，賜死。
- 冲弟淡字夷遠，亦歷黃門^ㄊ吏部郎^ㄊ，太子中庶子^ㄊ，領步兵校尉^ㄊ。大明世，以文章見知，為當時才

士。

- 7 張暢字少微，吳郡吳人，吳興太守邵兄子也。父禕，少有孝行，歷宦州府，為琅邪王國郎中令。從琅邪王至洛。還京都，高祖封藥酒一甕付禕，使密加酖毒。禕受命，既還，於道自飲而卒。
- 8 暢少與從兄敷、演、敬齊名，為後進之秀。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，佩之被誅，暢馳出奔赴，制服盡哀，為論者所美。弟牧嘗為獠犬所傷，醫云宜食蝦蟆膽，牧甚難之，暢含笑先嘗，牧因此乃食，創亦即愈。州辟從事，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，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，司徒祭酒，尚書主客郎。未拜，又除度支左民郎，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、晉安太守。又為義季安西記室參軍、南義陽太守，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，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，太子中庶子。
- 9 世祖鎮彭城，暢為安北長史、沛郡太守。元嘉二十七年^[450]，索虜托跋燾南侵，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，出鎮彭、泗。時燾親率大眾，已至蕭城，去彭城十數里。彭城眾力雖多，而軍食不足，義恭欲棄彭城南歸，計議彌日不定。時歷城眾少食多，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，欲以車營為函箱陣，精兵為外翼，奉二王及妃嬪直趨歷城；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。太尉長史何昺不同，欲席卷奔鬱洲，自海道還京都。義恭去意已判，唯二議未決，更集群僚謀之。眾咸邊擾，莫有異議。暢曰：「若歷城、鬱洲有可致之理，下官敢不高讚。今城內乏食，百姓咸有走情，但以關局嚴固，欲去莫從耳。若一旦動腳，則各自散走，欲至所在，何由可得。今軍食雖寡，朝夕猶未窘罄，量其欲盡，臨時更為諸宜，豈有捨萬安之術，而就危亡之道。若此計必用，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！」世祖既聞暢議，謂義恭曰：「阿父既為總統，去留非所敢干。道民忝為城主，而損威延寇，其為愧惡，亦已深矣。委鎮奔逃，實無顏復奉朝廷，期與此城共其存沒，張長史言不可異也。」暢言既堅，世祖又贊成其議，義恭乃止。
- 10 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，爰既去，城內遣騎送之。燾聞知，即遣數百騎急追，爰已過淮，僅得免。初爰去，城內聞虜遣追，慮爰見禽，失米最，虜知城內食少，義恭憂懼無計，猶欲奔走。爰既免，其日虜大眾亦至彭城。
- 11 燾始至，仍登城南亞父冢，於戲馬臺立氈屋。先是，燾未至，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，為虜所破，文恭走得免，隊主蒯應見執。至小市門曰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遠來疲乏，若有甘蔗及酒，可見分。」時防城隊主梁法念答曰：「當為啟聞。」應乃自陳蕭城之敗。又問應：「虜主自來不？」曰：「來。」問：「今何在？」應舉手指西南。又曰：「士馬多少？」答云：「四十餘萬。」法念以燾語白世祖，世祖遣人答曰：「知行路多乏，今付酒二器，甘蔗百挺。聞彼有駱駝，可遣送。」

明旦，燾又自上戲馬臺，復遣使至小市門曰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安北可暫出門，欲與安北相見。我亦不攻此城，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。又騾、驢、駱駝^{ㄉㄨㄛˊ}，是北國所出，今遣送，并致雜物。」又語小市門^{ㄉㄨㄛˊ}主^{ㄉㄨㄛˊ}曰：「既有餉物，君可移度南門受之。」燾送駱駝^{ㄉㄨㄛˊ}、騾、馬及貂裘、雜飲食，既至南門，門先閉，請籥未出。暢於城上視之，虜使問：「是張長史^{ㄉㄨㄛˊ}邪？」暢曰：「君何得見識？」虜使答云：「君聲名遠聞，足使我知。」暢因問虜使姓，答云：「我是鮮卑^{ㄉㄨㄛˊ}，無姓。且道亦不可。」暢又問：「君居何任？」答云：「鮮卑^{ㄉㄨㄛˊ}官位不同，不可輒道，然亦足與君相敵^{ㄉㄨㄛˊ}耳。」虜使復問：「何為匆匆杜門絕橋？」暢答曰：「二王以魏主營壘^{ㄉㄨㄛˊ}未立，將士疲勞，此精甲十萬，人思致命^{ㄉㄨㄛˊ}，恐輕相凌踐，故且閉城耳。待彼休息士馬，然後共治戰場，剋日交戲。」虜使曰：「君當以法令裁物，何用發橋，復何足以十萬誇人。我亦有良馬逸足，若雲騎四集，亦可以相拒。」暢曰：「侯王設嶮，何但法令而已邪。我若誇君，當言百萬。所以言十萬者，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。此城內有數州士庶，二徒營伍，猶所未論。我本鬥智，不鬥馬足。且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，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。」虜使曰：「不爾。城守，君之所長；野戰，我之所長。我之恃馬，猶如君之恃城耳。」城內有具思者，嘗在北國，^{ㄉㄨㄛˊ}義恭^{ㄉㄨㄛˊ}遣視之，思識是虜尚書^{ㄉㄨㄛˊ}李孝伯^{ㄉㄨㄛˊ}。思因問：「李尚書^{ㄉㄨㄛˊ}，若行塗有勞。」孝伯曰：「此事應相與共知。」思答：「緣共知，所以有勞。」孝伯曰：「感君至意。」

- 13 既開門，暢屏卻人仗，出對孝伯，并進餉物。虜使云：「貂裘與太尉^{ㄉㄨㄛˊ}，駱駝^{ㄉㄨㄛˊ}、騾與安北，蒲陶酒雜飲，叔姪共嘗。」燾又乞酒并甘橘。暢宣世祖^{ㄉㄨㄛˊ}問：「致意魏主，知欲相見，常遲面寫。但受命本朝，過蒙藩任，人臣無境外之交，恨不暫悉。且城守備^{ㄉㄨㄛˊ}防，邊鎮之^{ㄉㄨㄛˊ}常，但悅以使之，故勞而無怨耳。太尉^{ㄉㄨㄛˊ}、鎮軍得所送物，魏主意，知復須甘橘，今並付如別。太尉^{ㄉㄨㄛˊ}以北土寒鄉，皮綺褶脫是所須，今致魏主。螺杯、雜粽，南土所珍，鎮軍今以相致。」此信未去，燾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：「魏主有詔語太尉^{ㄉㄨㄛˊ}、安北，近以騎至，車兩在後，今端坐無為，有博具可見借。」暢曰：「博具當為申啟。但向語二王，已非遜辭，且有詔之言，政可施於彼國，何得稱之於此。」孝伯曰：「詔之與語，朕之與我，並有何異。」暢曰：「若辭以通，可如來談；既言有所施，則貴賤有等。向所稱詔，非所敢聞。」孝伯又曰：「太尉^{ㄉㄨㄛˊ}、安北是人臣與非？」暢曰：「是也。」孝伯曰：「鄰國之君，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？」暢曰：「君之此稱，尚不可聞於中華，況在諸王之貴，而猶曰鄰國之君邪。」孝伯曰：「魏主言太尉^{ㄉㄨㄛˊ}、鎮軍並皆年少，分關南信，殊當憂邑。若欲遣信者，當為護送；脫須騎者，亦當以馬送之。」暢曰：「此方間路甚多，使命日夕往來，不復以此勞魏主。」孝伯曰：「亦知有水路，似為白賊所斷。」暢曰：「君著白衣，故稱白賊邪？」孝伯大笑曰：「今之白賊，亦不異黃巾、赤眉。」暢曰：「黃巾、赤眉，似不在江南。」孝伯曰：「雖不在江南，亦不在青、徐也。」暢曰：「今者青、徐，實為有賊，但非白賊耳。」虜使云：「向借博具，何故不出？」暢曰：「二王貴遠，啟聞難徹。」孝伯曰：「周公握髮吐哺，二王何獨貴遠？」暢曰：「握髮吐餐，本施中國耳。」孝伯曰：「賓有禮，主則擇之。」暢曰：「昨見眾賓至門，未為有禮。」俄頃送博具出，因以與之。

燾又遣人云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程天祚一介常人，誠知非宋朝^代之美，近於汝陽^地身被九創，落在澗水^地，我手牽而出之。凡人骨肉分張，並思集聚，輒已語之，但其弟苦辭。今令與來使相見。」程天福謂使人曰：「兄受命汝陽^地，不能死節，各在一國，何煩相見。」燾又送氈各一領，鹽各九種，并胡豉：「凡此諸鹽，各有所宜。白鹽是魏主自所食。黑鹽治腹脹^病氣懣，細刮取六銖，以酒服之。胡鹽治目痛。柔鹽不食，治馬脊創。赤鹽、駁鹽、臭鹽、馬齒鹽四種，並不中食。胡豉亦中噉。黃甘幸彼所豐，可更見分。」又云：「魏主致意太尉^文、安北，何不遣人來至我間。彼此之情，雖不可盡，要須見我小大，知我老少，觀我為人。若諸佐不可遣，亦可使僮幹來。」暢又宣旨答曰：「魏主形狀才力，久為來往所具。李尚書^文親自銜命，不患彼此不盡，故不復遣使信。」又云：「魏主恨向所送馬，殊不稱意。安北若須大馬，當更送之，脫須蜀馬，亦有佳者。」暢曰：「安北不乏良駒，送自彼意，非此所求。」義恭^恭餉燾炬燭十挺，世祖^祖亦致錦一匹，曰：「知更須黃甘，誠非所吝。但送不足周彼一軍，向給魏主，未應便乏，故不復重付。」燾復求甘蔗、安石留，暢曰：「石留出自鄴下，亦當非彼所乏。」孝伯又曰：「君南土膏梁，何為著屨。君而著此，使將士云何？」暢曰：「膏梁之言，誠為多愧。但以不武，受命統軍，戎陣之間，不容緩服。」孝伯又曰：「長史^文，我是中州^地人，久處北國，自隔華風，相去步武，不得致盡，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，長史^文當深得我。」孝伯又曰：「永昌王，魏主從弟^恭，自頃常鎮長安，今領精騎八萬，直造淮南，壽春久閉門自固，不敢相禦。向送劉康祖^祖頭，彼之所見。王玄謨^謨甚是所悉，亦是常才耳。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，以致奔敗。自入此境七百餘里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。鄒山之險，君家所憑，前鋒^鋒始得接手，崔邪利便藏入穴，我聞諸將倒曳腳而出之，魏主賜其生命，今從在此。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^恭至蕭縣^縣，使望風退撓邪。君家民人甚相忿怨，云清平之時，賦我租帛，至有急難，不能相拯。」暢曰：「知永昌已過淮南，康祖^祖為其所破，比有信使，無此消息。王玄謨^謨南土偏將，不謂為才，但以其北人，故為前驅^驅引導耳。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，玄謨^謨量宜反旆，未為失機，但因夜回師，致戎馬小亂耳。我家懸瓠斗城，陳憲^憲小將，魏主傾國，累旬不剋。胡盛之偏裨小帥，眾無一旅，始濟融水^地，魏國君臣奔迸，僅得免脫，滑臺^地之師，無所多愧。鄒山小戍，雖有微險，河畔之民，多是新附，始慕聖化，姦盜未息，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，今沒虜手，何損於國。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，乃復足言邪。聞蕭、相百姓，並依山險，聊遣馬文恭^恭以十隊示之耳。文恭^恭謂前以三隊出，還走後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^地，魏軍奔敗。輕敵致此，亦非所忤。王境人民，列居河畔，二國交兵，當互加撫養，而魏師入境，肆行殘虐，事生意外，由彼無道。官不負民，民何怨人。知入境七百，無復相拒，此自上由太尉^文神算，次在鎮軍聖略。經國之要，雖不豫聞，然用兵有機，間亦不容相語。」孝伯曰：「魏主當不圍此城，自率眾軍，直造瓜步。南事若辦，彭城^地不待攻圍^軍；若不捷，彭城^地亦非所須也。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。」暢曰：「去留之事，自適彼懷。若虜馬遂得飲江，便為無復天道。各應反命，遲復更悉。」暢便回還，孝伯追曰：「長史^文深自愛敬，相去步武，恨不執手。」暢因復謂曰：「善將愛，冀蕩定有期，相見無遠。君若得還宋朝^代，今為相識之始。」孝伯曰：「待此末期。」燾又遣就二王借篳篥^篥、琵琶^琶、箏、笛等器及棋子，義恭^恭答曰：「受任戎行，不齎樂具。在此燕會，政使鎮府命妓，有弦百條，是江南之美，今以相致。」世祖^祖曰：「任居方岳，初不此經慮，且樂人常器，又觀前來諸王贈別，有此琵琶^琶，今以相與。棋子亦付。」孝伯言辭辯贍，亦北土之美也。暢隨宜應答，吐屬如流，音韻詳雅，風儀華潤，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。

虜尋攻彭城^地南門，并放火，暢躬自前戰，身先士卒。及燾自瓜步北走，經彭城^地下過，遣人語城內：「食盡且去，須麥熟更來。」**義恭**^參大懼，閉門不敢迫。虜期又至，議欲芟麥剪苗，移民堡聚，眾論並不同，復更會議。鎮軍**錄事參軍**^參王孝孫獨曰：「虜不能復來，既自可保，如其更至，此議亦不可立。百姓閉在內城^地，饑饉日久，方春之月，野採自資，一入堡聚，餓死立至。民知必死，何可制邪？虜若必來，芟麥無晚。」四坐默然，莫之敢對。暢曰：「孝孫之議，實有可尋。」鎮軍府**典籤**^參**董元嗣**^參侍世祖^祖側，進曰：「王**錄事**^參議不可奪，實如來論。」**別駕**^參王子夏因曰：「此論誠然。」暢斂板白世祖^祖曰：「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。」世祖^祖曰：「王**別駕**^參有何事邪？」暢曰：「芟麥移民，可謂大議，一方安危，事係於此。子夏親為州端，曾無同異，及聞**元嗣**^參之言，則歡笑酬答，阿意左右，何以事君。」子夏大慚，**元嗣**^參亦有慚色。**義恭**^參之議遂寢。**太祖**^主聞暢屢有正議，甚嘉之。世祖^祖猶停彭城^地，召暢先反，并使履行盱眙城，欲立大鎮。

- 16 時虜聲云當出襄陽^地，故以暢為南譙王**義宣**^參司空^參長史^參、南郡太守^參。又欲暢代**劉興祖**^參為青州^地及彭城^地**都督**^參，並不果。
- 17 三十年，元凶弒逆，**義宣**^參發哀之日，即便舉兵，暢為元佐，位居僚首，哀容俯仰，廕映當時。舉哀畢，改服，著黃韋綉褶，出射堂簡人，音姿容止，莫不矚目，見之者皆願為盡命。事平，徵為吏部尚書^參，夷道縣侯^主，食邑千戶。**義宣**^參既有異圖，**蔡超**^參等以暢民望，勸**義宣**^參留之，乃解南蠻校尉^參以授暢，加冠軍將軍^參，領丞相長史^參。暢遣門生^主苟僧寶下都，因**顏竣**^參陳**義宣**^參舉狀。僧寶有私貨停巴陵^地，不時下，會**義宣**^參起兵，津徑斷絕，僧寶遂不得去。**義宣**^參將為逆，遣嬖人翟靈寶謂暢：「朝廷簡練舟甲，意在西討，今欲發兵自衛。」暢曰：「必無此理，請以死保之。」靈寶知暢不回，勸**義宣**^參殺以徇眾。即遣召暢，止于東齋，彌日不與相見，賴司馬竺超民保持，故獲全免。既而進號撫軍^參，別立軍部，以收民望。暢雖署文檄，而飲酒常醉，不省文書。隨**義宣**^參東下，梁山^地戰敗，**義宣**^參奔走，暢於兵亂自歸，為軍人所掠，衣服都盡。值右將軍**王玄謨**^參乘輿出營，暢已得敗衣，排**玄謨**^參上舉，**玄謨**^參意甚不說，諸將欲殺之，**隊主**^參張世營救得免。送京師，下廷尉^參，削爵^參土，配左右尚方^參。尋見原。
- 18 復起為都官尚書^參，轉侍中^參，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^參。孝建二年^[455]，出為會稽太守^參。大明元年^[457]，卒官，時年五十。**顏竣**^參表世祖^祖：「**張暢**^參遂不救疾。東南之秀，蚤樹風範，聞問悽愴，深切常懷。」謚曰宣子^參。暢愛弟子^參輯，臨終遺命與輯合墳。
- 19 子浩，官至義陽王^主昶征北諮議參軍^參。
- 20 浩弟淹，世祖^祖南中郎^參主簿^參。世祖^祖即位，為黃門郎^參，封廣晉縣子^主，食邑五百戶。太子右衛率^參，東陽太守^參。逼郡吏燒臂照佛，民有罪使禮佛，動至數千拜。免官^主禁錮^參。起為光祿勳^參，臨川內史^參。太宗泰始初，與晉安王^主子勛同逆，率眾至鄱陽^地，軍敗見殺。
- 21 暢弟悅，亦有美稱。歷中書吏^參部郎，侍中^參，臨海王^主子項^參前軍長史^參、南郡太守^參。晉安王^主子勛建偽號於尋陽^地，召為吏部尚書^參，與**鄧琬**^參共輔偽政。事敗，殺琬歸降，事在琬傳。復為太子^主庶子，仍除巴陵王^主休若^參衛軍長史^參、襄陽太守^參。四年，即代**休若**^參為雍州刺史^參、寧遠將軍^參。復為**休若**^參征西長史^參、南郡太守^參。六年，太宗於巴郡^地置三巴校尉^參，以悅補之，加持節、輔師將軍^參，領巴郡太守^參。未拜，卒。
- 22 **何偃**^參字仲弘，廬江^地灊人，司空^參尚之^參中子也。州辟議曹從事^參，舉秀才^主，除中軍^參參軍，臨川王^主義慶^參平西府^參主簿^參。召為太子^主洗馬，不拜。元嘉十九年^[442]，為丹陽丞^參，除廬陵王^主友，太子中舍人^參，中書郎^參，太子中庶子^參。時義陽王^主昶任東官，使偃行義陽^地國事。

二十九年，太祖^{ㄊㄞˋ}欲更北伐，訪之群臣，偃議曰：「內幹胡^{ㄏㄨˊ}法宗^{ㄈㄢˋ ㄗㄨㄥ}宣詔，逮問北伐。伏計賊審有殘禍，犬羊易亂，殲殄非難，誠如天旨。今雖廟算^{ㄇㄠˋ ㄙㄨㄢˋ}無遺，而士未精習。緣邊鎮戍^{ㄩㄢˊ ㄅㄧㄣˋ ㄗㄥˋ}，充實者寡，邊民流散，多未附業。控引所資，取給根本。虧根本以殉邊患，宜動必不剋。無慮往歲挫傷，續以內釁，侮亡取亂，誠為沛然。然淮、泗數州，實亦彫耗，流傭未歸，創痍未起。且政守不等，客主形異，薄之則勢艱，圍之則曠日，進退之間，姦虞互起。竊謂當今之弊易衄，方來之寇不深，宜含垢藏疾，以齊天道。」遷始興王^{ㄕㄩˊ ㄒㄩˊ ㄨㄥˊ}濬征北長史^{ㄗㄥˋ ㄕㄩˊ ㄒㄩˊ ㄨㄥˊ}、南東海太守^{ㄉㄨㄥˋ ㄏㄞˊ ㄊㄞˋ ㄕㄨˊ}。

24 元凶弒立，以偃為侍中^{ㄕㄩˊ ㄒㄩˊ ㄨㄥˊ}，掌詔誥。時尚之^{ㄕㄨˋ ㄓㄨˋ}為司空^{ㄕㄨˋ ㄕㄨˋ}、尚書令^{ㄕㄨˋ ㄕㄨˋ}，偃居門下，父子並處權要，時為寒心；而尚之^{ㄕㄨˋ ㄓㄨˋ}及偃善攝機宜，曲得時譽。會世祖^{ㄕㄨˋ ㄕㄨˋ}即位，任遇無改，除大司馬^{ㄉㄞˋ ㄕㄨˋ ㄕㄨˋ}長史^{ㄗㄥˋ ㄕㄨˋ ㄕㄨˋ}，遷侍中^{ㄕㄩˊ ㄒㄩˊ ㄨㄥˊ}，領太子中庶子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。時責百官讜言，偃以為：「宜重農卹本，并官省事^{ㄅㄧㄥ ㄍㄨㄢ ㄕㄨㄢˋ ㄕㄨˋ}，考課^{ㄕㄞˋ ㄕㄨˋ}以知能否，增俸以除吏姦。責成良守，久於其職。都督^{ㄉㄨˊ ㄕㄨˋ}刺史^{ㄕㄞˋ ㄕㄨˋ}，宜別其任。」

25 改領驍騎將軍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，親遇隆密，有加舊臣。轉吏部尚書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。尚之^{ㄕㄨˋ ㄓㄨˋ}去選未五載，偃復襲其跡，世以為榮。侍中顏竣^{ㄕㄨˋ ㄕㄨˋ}至是始貴，與偃俱在門下，以文義賞會，相得甚歡。竣自謂任遇隆密，宜居重大，而位次與偃等未殊，意稍不悅。及偃代竣領選，竣愈憤懣，與偃遂有隙。竣時勢傾朝野，偃不自安，遂發心悸病，意慮乖僻，上表^{ㄕㄨˋ ㄕㄨˋ}解職，告醫不仕。世祖^{ㄕㄨˋ ㄕㄨˋ}遇偃既深，備加治療，名醫上藥，隨所宜須，乃得瘥。

26 時上長女^{ㄕㄨˋ ㄕㄨˋ}山陰公主^{ㄕㄨˋ ㄕㄨˋ}愛傾一時，配偃子戢。素好談玄，注莊子逍遙篇傳於世。

27 大明二年^{ㄉㄞˋ ㄇㄧㄥˊ ㄦˊ ㄋㄧㄢˊ}^[458]，卒官，時年四十六。世祖^{ㄕㄨˋ ㄕㄨˋ}與顏竣^{ㄕㄨˋ ㄕㄨˋ}詔曰：「何偃^{ㄕㄨˋ ㄕㄨˋ}遂成異世，美志長往。與之周旋，重以姻媾，臨哭傷怨，良不能已。往矣如何！宜贈散騎常侍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、金紫光祿大夫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，本官如故。」謚曰靖子^{ㄕㄨˋ ㄕㄨˋ}。子戢，昇明末，為相國左長史^{ㄕㄨˋ ㄕㄨˋ}。

28 江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，濟陽^{ㄕㄨˋ ㄕㄨˋ}考城^{ㄕㄨˋ ㄕㄨˋ}人，湘州刺史^{ㄕㄨˋ ㄕㄨˋ}夷弟^{ㄕㄨˋ ㄕㄨˋ}子^{ㄕㄨˋ ㄕㄨˋ}。父僧安，太子中庶子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。

29 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初為著作郎^{ㄕㄨˋ ㄕㄨˋ}，江夏王義恭^{ㄕㄨˋ ㄕㄨˋ}太尉^{ㄕㄨˋ ㄕㄨˋ}行參軍^{ㄕㄨˋ ㄕㄨˋ}，太子太傅^{ㄕㄨˋ ㄕㄨˋ}主簿^{ㄕㄨˋ ㄕㄨˋ}，隨王誕^{ㄕㄨˋ ㄕㄨˋ}後軍參軍。世父夷^{ㄕㄨˋ ㄕㄨˋ}有盛名，夷子湛又有清譽，父子並貴達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父少無名問，湛禮敬甚簡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常以為恨，自非節歲，不入湛門。及為隨王誕^{ㄕㄨˋ ㄕㄨˋ}佐，在襄陽^{ㄕㄨˋ ㄕㄨˋ}，誕待之甚厚。時諮議參軍謝莊^{ㄕㄨˋ ㄕㄨˋ}、府主簿沈懷文^{ㄕㄨˋ ㄕㄨˋ}並與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友善。懷文^{ㄕㄨˋ ㄕㄨˋ}每稱之曰：「人所應有盡有，人所應無盡無者，其江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乎。」元嘉末，除尚書^{ㄕㄨˋ ㄕㄨˋ}庫部^{ㄕㄨˋ ㄕㄨˋ}郎^{ㄕㄨˋ ㄕㄨˋ}。時高流官序，不為臺郎^{ㄕㄨˋ ㄕㄨˋ}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門孤援寡，獨有此選，意甚不說，固辭不肯拜。竟陵王^{ㄕㄨˋ ㄕㄨˋ}誕復版為驃騎參軍，轉主簿^{ㄕㄨˋ ㄕㄨˋ}，隨府轉司空^{ㄕㄨˋ ㄕㄨˋ}主簿^{ㄕㄨˋ ㄕㄨˋ}、記室參軍^{ㄕㄨˋ ㄕㄨˋ}，領南濮陽太守^{ㄕㄨˋ ㄕㄨˋ}，遷從事中郎^{ㄕㄨˋ ㄕㄨˋ}。誕將為逆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悟其機，請假先反。誕事發，即除中書侍郎^{ㄕㄨˋ ㄕㄨˋ}。

30 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愛好文雅，詞采清瞻，世祖^{ㄕㄨˋ ㄕㄨˋ}深相知待，恩禮冠朝。上燕私^{ㄕㄨˋ ㄕㄨˋ}甚數，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常為其首。同侶未及前，輒獨蒙引進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每以越眾為慚，未嘗有喜色。每從游幸，與群僚相隨，見傳詔馳來，知當呼己，聳動愧慙，形於容貌，論者以此多之。

31 遷驍騎將軍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，尚書吏部郎^{ㄕㄨˋ ㄕㄨˋ}。上每酣宴，輒詬辱群臣，并使自相嘲訐，以為歡笑。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素方^{ㄕㄨˋ ㄕㄨˋ}退，漸不會旨。嘗使以王僧朗^{ㄕㄨˋ ㄕㄨˋ}嘲戲其子景文^{ㄕㄨˋ ㄕㄨˋ}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正色曰：「恐不宜有此戲。」上怒曰：「江僧安^{ㄕㄨˋ ㄕㄨˋ}癡人，癡人自相惜。」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伏席流涕，由此恩寵大衰。出為新安王^{ㄕㄨˋ ㄕㄨˋ}子鸞^{ㄕㄨˋ ㄕㄨˋ}北中郎^{ㄕㄨˋ ㄕㄨˋ}長史^{ㄗㄥˋ ㄕㄨˋ ㄕㄨˋ}、南東海太守^{ㄉㄨㄥˋ ㄏㄞˊ ㄊㄞˋ ㄕㄨˊ}，加拜寧朔將軍^{ㄕㄨˋ ㄕㄨˋ}，行南徐州^{ㄕㄨˋ ㄕㄨˋ}事。初，上寵姬宣貴妃^{ㄕㄨˋ ㄕㄨˋ}殷氏^{ㄕㄨˋ ㄕㄨˋ}卒，使群臣議謚，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上議曰「懷」。上以不盡嘉號，甚銜之。後車駕幸南山，乘馬至殷氏^{ㄕㄨˋ ㄕㄨˋ}墓，群臣皆騎從^{ㄕㄨˋ ㄕㄨˋ}，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曰：「此上不容有懷字！」智淵^{ㄕㄨˋ ㄕㄨˋ}益惶懼。大明七年^{ㄉㄞˋ ㄇㄧㄥˊ ㄕㄨˋ ㄕㄨˋ}^[463]，以憂卒，時年四十六。

32 子季筠，太子^{ㄕㄨˋ ㄕㄨˋ}洗馬，早卒。後廢帝^{ㄕㄨˋ ㄕㄨˋ}即位，以后父，追贈^{ㄕㄨˋ ㄕㄨˋ}金紫光祿大夫^{ㄕㄨˋ ㄕㄨˋ ㄕㄨˋ}。季筠妻王，平望鄉君。

智淵兄子概早孤，養之如子。概歷黃門吏部郎，侍中，武陵王北中郎長史、南東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後廢帝元徽中卒。

34 史臣曰：夫將帥者，御眾之名；士卒者，一夫之用。坐談兵機，制勝千里，安在乎蒙楯前驅，履腸涉血而已哉。山濤之稱羊祜曰：「大將雖不須筋力，軍中猶宜強健。」以此為言，則叔子之幹力弱矣。杜預文士儒生，射不能穿札，身未嘗跨馬，一朝統大眾二十餘萬，為平吳都督。王戎把臂入林，亦受專征之寄。何必山西猛士，六郡良家，然後可受脤於朝堂，荷推轂之重。及虜兵深入，徐服恆震，非張暢正言，則彭、汴危矣。豈其身扞飛鏑，手折雲衝，方足使窮堞假命，危城載安乎。仁者之有勇，非為臆說。

←058 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

目錄

060 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一→



籍海淘浪是什么

「籍海淘浪」是一个将古籍中的专有名词标注出来，使文本更易读，并希望依靠大家的慧眼，将主题鲜明的片段摘录出来，让更多人发现古籍之「有料、有趣、有用」的平台。

一个已标注专词的古籍文本库：籍海淘浪定期发布精校、已标注专词的古籍，并提供划词字典、划词维基等工具。利用专词、词典、维基，读者无需注释、译文，即可比较流畅地阅读，不再有「瞻前顾后」、被干扰阅读的烦恼。

一个面向话题的笔记创作、分享社区：籍海淘浪提供了易用的工具，方便读者创作摘录笔记：拖选文本 + 点击「划线」按钮即可快速收藏文本片段；有所感时，只需拖选相应文本，填写标题、标签、评注，即可发布一篇主题摘录，并可在摘录页面与同好互动讨论。您还可导出自己的收藏和创作，留作方便温习、分享的笔记本。

以下功能仅线上版本可用

- 划词查字典、查维基；
- 点击专词，获取纪年、帝王、政权详情的历史信息面板；
- 全部关键词统计，关键词跳转、导航浏览；
- 片段收藏、做摘录笔记、主题讨论；
- 文档、段落热力标识，源出、衍生、事论等关系的文档网络；
- 个人阅读管家；
- 文本修订工具；
- 标注修订工具，可纠正标注的错、漏，并提交新标注；
- 全文繁简转换；
- 提交文档需求、功能需求、意见建议等；
- 更多待你发掘……

发现『有趣、有料、有用』的古籍



文档标注日常修订、更新中，您看到的版本可能已经陈旧，请访问页眉链接查看最新版本，欢迎在线上为更好的标注增砖添瓦！